

新 中 國 叢 書

荷 心

(愛 情 書 信 集)

朱 楊 謙 沒 之 累 合 著

新 中 國 叢 書 社 發 行

1 9 2 4

荷心

愛情書信集

新中國叢書目錄

泰谷兒戲曲集

價四角

戀愛之果(戲曲)

價一角半

羅素論思想自由

價一角

大杉榮之生平與其學說

印刷中

青年之性的問題

印刷中

以上朱枕薪譯

人生底悲哀及其他(小說)

即出版

故鄉(小說)

印刷中

以上譚正璧著

過去的幽靈及其他

價二角半

朱枕薪李小峯著

安徒生童話集

印刷中

C. F. 女士譯

新中國叢書

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

荷心

每本實價大洋二角

著作者 朱謙之 楊沒累

發行所 新中國叢書社

上海閘北寶通路
順泰里三十二號

印刷者 新中國叢書社

天上二隻雙飛的小鳥的共鳴，
喚醒了人間種種虛幻的迷夢。

——枕薪——

荷心

沒累作歌

荷心

沒累作歌

荷自清芬，

露自晶瑩，

素心還比月華明。

經得飄零，

耐得清冷，

青梅凝就臘梅心。

風又薰薰，

水也縈縈，

吹來情笛更殷勤。

荷也溫存，

荷

心

荷

心

二

露也銷魂，

願生生世世一往情深！

民國十二年，中秋前一日，北京。

卷頭語一

沒累

端午節的回憶

我的親愛嘯！還記得昨晚的情形麼？你感着怎樣的意味？當我倆偃坐池邊的長檯上，沐着拂拂地涼風，嘗着荷的清味；心靈裏同感着葉的微顫；我們的神經，是何等的鮮！我們的血液，是何等的歡躍哩！當我們真情燃灼，而不知不覺的種種交頭接吻，軟語溫存，那薰醉的當時的靈感，又是何等的鮮美清芬呀！可是我是個極粗淺的人，只懂得理想的藝術的眼光，來看取萬事萬物；只懂得化身變體的遊戲萬事萬物；所以我不能深信不疑的認識萬事萬物。總之我不能信仰人生是實在的。我看人生是幻境，一切真情之流，是使吾人陶醉於夢鄉的催眠藥罷！祇是我們既來到這夢裏，我們便要做個甜甜的好夢，要夢安眠，便當以真情爲之陶醉。如果定要一本正經的說，這人生是如何的現實，以及這宇宙是何等可測驗的實體，這些哲學家的玄理，和科學家的分晰的論調，都是我所不耐聽的。並且也是引人冷酷，引人減輕酣醉的意味的，所以一切詩人的情意，和藝術家的理想，纔是陶醉吾人的至高無上安眠藥。

哩！情牽我的愛我昨晚偶然談到這些話，你就那樣着急，引得你那樣傷心，你以為那是我的虛無思想，你以為我那就是悲觀，其實我看人生即真也不足樂，就是假也不足悲，一個根本的辦法，就是不問真假尋求樂趣（下略）

卷頭語二

情牽

心境錄

(引子)『永恆之樂，溢滿靈臺，在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此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不求之於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以謀剎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以全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從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錄郭沫若少年維特之煩惱序)

快樂是建築於「好像」的基礎上，所謂絕對的樂是沒有的，真樂既不是繫情於我，也不是繫情於物，這個樂是無所繫，無往而不神祕，即無往而不在悅樂的意象上面，樂就是一種意象，非我非物，亦我亦物，隨時隨地隨動隨靜，都是這快活的，活潑流通的意象。(一)

神祕的享樂主義是最高的快樂，因建築其基礎於「神」的意象上，這時銷魂大悅，真是物我渾然可見。

眞樂是把自己和非我和合起來的和合的快樂是一切神祕中的神祕既不是我的，也不是物的，是『神』的神來！神來！把我安頓在你的懷抱當中（二）

快樂是在「真情之流」中，在「美的相續」中，在調和中，是絕關係而超對待的，也是不絕關係不超對待的，是和苦相對的，也不相對的，然而絕對的快樂，即在那相對中（三）

我們說『我愛』時，我們就在神祕的享樂中了！我們高呼『我的愛』時，我們就回到那愛神的所在了。狂醉的魂靈是在 Sweet heart 裏，找着他的故鄉（四）

快樂是性對於性的和諧，如果你不去與外面異性的呼聲相應和，那末這真是煩惱的原因了！因爲你是不愛了！我們動，我們才找到生命，找到快樂，所以快樂是在活動裏，在信仰裏，我們想像着快樂，我們便快樂了（五）

我沉醉在『情』的迷妄之中，我才最有幸福，我緊緊地繫縛在愛人懷裏，我纔真個銷魂（六）

樂是說一件東西脫惡向善的作用，所以凡善都是樂，只要是樂的，便是善的，樂外無善，善外無樂（七）樂是生活的目的，凡是可以給人們極大享樂的，都是好的，我們一切行爲，都只是要求這個『好的』

(八)

一切行爲都要由於自造，快樂要自己去求，所以喚做『創造的享樂主義』。(九)

快樂的最後真理，是在『意象』裏，在過去與未來的玄想裏，而永不是現在的快活，須知現在的物的享樂，這都是痛苦的出產品，只是虛無。故要快樂則不可不與當前的物質戰，不可不與虛無戰，快樂就是永遠奮鬥的自由意志。在戰的節奏裏，便感着無上的快樂了。(十)

我們沉醉了罷！地獄之火，是爲着清醒的人設的。我們享樂罷！只有在快樂中，我願活一百年。身內的一切，身外的一切，都付與心愛的情人，在現世所得的，是快樂圓滿。(十一)

愚人們呀！解脫是無處可求，我們還是盡情歡暢，求現世的悅樂罷！『今朝有酒今朝醉，』且惜剎那的春光易過，管則甚未來的天國來臨。(十二)

只要享受幾分鐘的空快活，只要幾分鐘的女性的愛，我便死也香甜的，因為我在世上有這幾分鐘的和合，便想起來，也好過得多了！(十三)

人們能夠澈底薰醉，醉到天空地覆，靈肉解體，便是最大的快樂了。(十四)

當我夢想着親她的唇邊時，睡她的懷裏時，我便把人世之苦悶，煩惱，悲哀，衰敗，都忘却了！（十五）

我願意跟着愛情流轉，就此忘却現實，迷惘了一生。（十六）

愛中是沒有自我的，因為在『愛』中，愛便是自我了！這個自我是流轉的，渾融的，越沒有理由，便快活之所存愈深。（十七）

『死』是最大的愛，也是最後的，我歡迎牠，在我心境的深處，已決定了我連命——就是『情死』。在悲觀絕望之餘，和愛人擁抱着死，所以好個汪洋甜蜜的滾滾的『真情之流』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了。

（十八）

男女戀愛，這纔可見天地之心！凡不知賞鑑男女間美，而主張禁欲主義的人，都是儒夫，都是個偽善者。

（十九）

我的親愛的人！我要淨化自己，充實自己，表現自己。那些冷酷的人，無情無趣，避去人類的感情——飲食男女——而自苦其身，這人真是蠢極，把人間所有一切的美的意味，都給『惡化』了！因為他是相信有不潔的念頭了。（英詩人斯溫朋說世間唯一不潔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潔的念頭，這話甚是。）（二十）

沒有你癡我愛的兩情相悅，還成個什麼世界？所以『癡』是生命主義的靈魂（二十一）

愛情是最高的智慧，引導我去享受神的快樂（二十二）

誰道「空無所有」的人，就不應有戀愛？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可以阻住人們的赤熱白熱？如果愛情是痛苦的，我要站在痛苦中高唱着「歡樂之歌」，不怕地獄之火，來燃燒我們啊！（二十三）

我痛恨道學家，因為他對他的親人還沒有愛上，却說仁惠天下了！其實不要說這樣空泛，倒只是愛人的愛是真實不虛的，世界還有什麼喚作『博愛』呢？（二十四）

當我沒有愛人時，悲哀絕望中幻出一個『神』來，也許本沒有什麼『神』，但是我心裏願意真有這個宇宙的愛人——神。現在我有了愛人了，她便是神了！我只得一心一意把待神的待她。（二十五）

我著書數十萬言，無非要求盼切一個人愛我，如今得到愛人了，我還要求什麼呢？著什麼書呢？只是愛人要我怎麼樣便怎麼樣。（二十六）

人們的自由，就基於他承認一個 Lover 是 Sweet 的。這種神祕的情感所生的眼光，是神聖不可侵犯。（二十七）

愛是有絕對的信仰的，撼也不動一動。即刻有信仰，便即刻入於銷魂大悅的神祕境界了。（二十八）

愛人呀！快來安慰我，莫要使「生命之火」燃着我的心，我已經燃到這般模樣了！（二十九）

愛人！你無論如何，不要氣悶啊！就是人間一切事，都不能如我們的意，我們還是一任真情，尋求樂趣，因為在那裏等候我們的，還有『最後的安息』（三十）

情書一束

(一)

我是個泛神主義者啊！當我默息遊神於宇宙當中時，就能看明宇宙是個頂活潑頂流通的「情之流」，就能會得宇宙是一首滔滔不絕的美妙的詩，但是詩人呢？我無可指名，名之曰『神』，這是我心中自創的宗教，也許是愛美的人的宗教罷！看呀！

『萬象森羅，綠林之中，碧海之上，白雪覆蓋的高山巔，開曠的空氣裏面，何處非神？何處非神的全體？大用神呀！神呀！你真是絕對之大，唯一之大，我們開眼便見你在我旁邊，或爲水暖魚躍，或爲露冷蟲吟，或爲蝶舞鳥飛，或爲犬吠馬奔，總而言之，遍一切時，遍一切處，都只有你，更無其他。神呀！神呀！你真是絕對之大，唯一之大，你一神之化而宇宙萬有分之爲體，所以你包含萬物，包含着我是受你的陶冶溶化，我是不能脫了你獨立而自存，如今我是在你面前獻頌了。』周易哲學第四章

因爲宇宙就是『神』，神便是美，這麼一來，宇宙便充滿了美了！每一點每一部分都是神的反照了！愛

美的人呀！我們試於靜默中欣賞他罷！體認他罷！這是美妙的詩詞，這是清幽的音樂，這是天然雅淡的風光，只要我們自家心美，便一切都美化了。

詩人的詩，但憑着我真誠惻怛的一點「情」，便自能感得詩意所在，我雖不是詩人，却正是詩人之友。——願意承受詩人無盡藏的「真情」，使我跟着他出離「虛無」，而回轉到這世界。你的謙之

(二)

『宇宙便是一首滔滔不絕的美妙的詩，詩人便是神，神便是美。』這些話簡真是我音泉中的共鳴了！我是何等的快慰哟！

我看你纔真是詩人啦！因為你有那樣富於活潑流通的真情感，又有那最神妙的性靈和幽玄的哲理，來做詩的骨子；若再加上些藝術上的功夫，音節的考究，並常與自然界接近，多看古今中外真詩人的詩，那就包管你至少也不會下於郭沫若諸人的詩才。說不定將來你還是個東方最好的新詩人哩！謙之！我實在是怕你埋沒了詩才，望你做詩人的心太切，纔這樣懇切的勸你，我還不獨望你能做美妙的詩，並望你多做闡揚哲理的詩，也就是望你將來完成你偉大的哲學，這就是我對你唯一的希望，總之

你莫辜負了詩的天才，並完成個偉大的哲學者罷！

你的沒累

(二)

沒累我親愛的：得你的信和畫片，使我感激得很，我們是個同情同調之友，那麼我們就是永久理想之友了。因此我便決意把我的生平和著作都告訴你，望你承受這樣告訴罷！

少年時代

我呱呱墜地的又四年，母親鄭氏（諱淑貞）便棄我去了！我這不幸的兒子，以後全靠著繼母何玉姑撫育成人的，但是我親愛的母親呢？我一回讀我父親（諱文鎔）的紀錄（母卒，吾父哀慟欲絕，手錄遺稿，兩誌平生，附以悼亡之句，凡一冊）便一回泣下，紀錄裏說：

『余家世業喉醫，頗精其術……室人卽世前九日，有一人詣舍就診，症甚危，惟速與以退糜之至寶散，消其毒障，致可挽回萬一，否則無及矣。其父伏地叩頭，備言艱苦，以行方便求余，余頗有難色，蓋其藥甚貴重，時室人病亦四月餘，症亦口糜，往來此藥，所剩無多，方貯一小瓶置枕畔，時吹之，捨此唯更製耳。方商所以代之之藥，室人遣人出喚余入，因指枕畔之藥曰：妾病如是，以此醫妾，不過苟延時日，